

二十来岁的时候，我在江南一所农村中学教书。我经常会在一条细细的小路上走。那是一条梦幻之路，就像一根绵绵长丝，柔软而神秘。两边的桑树，把路挤得快要弥合起来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这样的路上行走，我也常常并不知道要往哪里去。我只是走着，在绿色中穿行，仿佛一条虫子，貌似天真无邪，其实满腹心事。新鲜的桑叶撩拨着我年轻的身体，仿佛清凉小手在月光下甜蜜的抚摸。鼻子里灌满叶的清香，耳朵听到的，是身体和桑叶摩擦出的声音，悄悄如耳鬓厮磨，如衣襟的窸窣。

作家苏童的小说处女作，名为《桑园寂寥》。那时候在民间刊物《他们》上读到这篇小说之后，我走在桑园里，就觉得自己是寂寞的。世界很寂寞，青春也是寂寞的。

按理说，桑树对我来说，应该是熟视无睹的。它们几乎就像日常生活一样普遍和乏味。事实仿佛也正是如此。我那时候写诗，在空旷的夜晚抱着吉他唱歌。但我没有一首诗是写到桑树的。我唱的那些歌，也都与桑树无关。不过，这种遍布四周的植物，依然会赢得我心灵的关注。它渲染着我的青春寂寞，它是爱与恨的背景，是青春欢乐和怅惘的道具，它是白天的光，夜晚的风。它是生命的坐标和存在的印证，是贴在地域身上的标签，是和某些人注定要纠缠终身的有形或无形。它是梦里的温柔手，牵

无尽情丝

□荆歌



它就像牵起苦涩的单恋，就像牵自己月光下孤独的影子。

后来我住在了一个蚕种场的边上。有一些夜晚，我能听到沙沙的雨声——但那不是雨，也不是翻动书页的声音，更不是时间轻巧的脚步声。据说那是蚕儿啃食桑叶的声音。

那时候我在写作的路上越走越远，这声音让我恍惚，以致怀疑所处的世界是否真实。那是什么样的精灵在午夜絮语？它们渺远的歌声

是来自天上吗？它们要告诉我一些什么？漂浮在它们流水之声上的我，是在文字的镜像中迷失呢，还是逆着人群昼伏夜出追寻生命的幽微？

那时，我把我的蜗居命名为“茧楼”。我知道蚕儿已经在我沉醉于虚构时悄然结茧。它们一直都在吐丝，吐出回忆和远方。它们是绵绵不绝的泉眼。它们的情话绕着宇宙飞行，在时间和星海里飘扬。洁白如云，如雪，缠绵悱恻。它们是要编织一张网，将世界和苍穹罩住。结果罩住的是它们凄美的自己。

蚕的生命是悲壮的童话。吐完它们闪亮的生命长路，便在无尽的纠缠中陷入永恒的困境。

那是被埋在地下的坚毅的黑暗，煤一样的冷静，蕴含着对光明的渴望和燃烧的激情。那是轮回的奇幻乐章，化蝶的旋律早已在天才的沉默中酝酿。灵感像雨点一样，浑圆地欢歌，泡沫般跳跃舞蹈，那是天上人回循环往复的生命奇迹。伟大而渺小的它们，卑微又尊贵，柔软且坚韧。它们以悲剧的力量，上演生，上演无尽缠绵，上演智慧的隐藏，上演蜿蜒曲折离奇的大戏，上演无法破解的魔术；上演死，上演逃离和遗忘，上演生生不息和超越生死的美丽轮回。

柔情似水，洁白如玉。那抽之不尽的生命史诗是上天崇高的恩赐，我们能够与之昼夜相伴肌肤相亲，真是三生有幸。它是春梦般的情人，相处今生。或者前世，也许来世。

大家V微语

不能无根

□赵盛基

●几年前的初冬，物业公司组织绿化工人对小区里的法国梧桐进行修剪。他们锯掉了所有长叶子的树枝，只留下一根树干顶着几个树杈，为了统一高度，有几棵高大的树竟然锯得只剩下直挺挺的一根树干。

●我打趣地问一个工人：“只保留一条‘光棍’还能活吗？”工人很自信地说：“当然能活！”见我信将疑，他继续说：“不信？等到来年春天再看吧。”

●果然，来年的春风刚刚吹过，那些树在锯口的侧面部位都长出了新芽，其中就包括那些“光棍”。而且，长势非常迅猛，很快由新芽长成了新枝。等到秋天又要落叶的时候，它们的树冠又遮天蔽日了。

●我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原来树无‘头’也能活啊！”

●不由想起多年前的一件事。那年夏天，台风经过小区，很多树遭到毁坏。台风过后，绿化工人前来收拾残局。他们把割断树根的那几棵树重新扶起、栽好。我问：“还能活吗？”工人叹了口气说：“希望不大，根都断掉了。”虽然经过绿化工人的精心呵护，但是，那几棵树终究没有活过来。

●可见，树可以没有“头”，但绝不能没有根。

●头，关乎脸面，关乎风光；根，关乎生死，关乎存亡。没有根，哪有头？没有生存，谈何风光？只有把根深深地扎进土壤里，才能有脸面，才会有风光。

城市笔记

公交车上的温暖

□莫小米

86岁，老人退休了。

他拄着拐杖，等在熟悉的车站，等他熟悉的的车来。某城的530路公交车，他已经乘坐了六十年。

这一生，他几乎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子。居住在同一处寓所，在同一家公司上班，每天同一时间乘坐同一路公交车上下班。这天是他最后一天下班。

车徐徐靠站，像往日一样上了车，觉出异样。车厢飘着气球彩带，车上的人都是熟悉的，每个人都在鼓掌。原来这是他的家人朋友与公交公司共同策划的、庆贺他光荣退休的专车。

停靠的第一个站台，有人上车，手里擎着老爷爷二十多岁的英俊照片。第二站，三十岁的照片，第三站，四十岁的照片……每一站停靠，都有意想不到的老友、小友上车，仿佛穿过旧时光，惊喜连连。

有位当年的小男孩，和老人一起乘坐过十几年530路车。闻讯特意赶回来，跳上了这辆专属公交车。老人激动得老泪纵横，当年的小男孩安慰地抚摸他的头，就像他当年安慰独自乘车上学的一孩子一样。

如果说530路公交车属于锦上添花，那另一座城市的27路就是雪中送炭。

有一对母女，八十高龄的母亲患有肾衰竭，女儿也不年轻了。每周三次，女儿用轮椅推着母亲，上27路公交车，去医院做血透治疗。车来了，女儿必须先把妈妈扶上车，再下车搬轮椅，遇到坏天气就更难。

27路车的53位司机，渐渐地都熟悉了这对母女，一般到了那个时间点，司机们会格外留意。尽可能将后车门对准她们，并下车帮忙抬轮椅，“别急，慢慢来”。要是看不见母女俩的身影，还会隐隐担心。

上海有一条公交线路——就医直通车，全程只停靠五个站点：肿瘤医院、中山医院、瑞金医院、复旦大学附属五官科医院和华山医院。可以说，是为一个特定群体量身打造的专线。

起点是上海交运巴士长途南站，接上那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，多为重症病人。车上，没有欢声笑语叽叽喳喳，沉默得像一块铁，多的是口罩、CT片、病历本、假发、焦虑和悲情……夏天，能看到留在乘客胳膊上的静脉导管。司机会努力把车开得平稳，听到有人咳嗽，司机会立刻问一声需不需要呕吐袋。

就医直通车，是为每位乘客量身打造的、直通希望的车。

酷热的夏天一到，孩子们就光着膀子，跑上马路，去推桥。

那时，我家住在汉水边，不远处是汉水桥，这桥陡峭，每天都有载货的板车，吃力地爬着桥。我们这些孩子便同拖板车的大人商量，玩个“推上滑下”，即我们帮他把板车推上桥顶，然后坐上板车滑下桥。拖车人高兴死了，一拍即合，七八个孩子便一拥而上，哼哼哈哈，卖力换来快乐。

时间一久，孩子们觉得乏味，拖车人就变了花样，花一分钱买八粒珠子糖，等车到桥顶便一人发一颗。当时，已有专业的拉车班子，都是些无职业的壮汉，拉一次桥，五分钱，我们推一次，拖车人只花一分钱。吃了几次糖，我们觉得不划算，要求“涨糖”，拖车人却出了个主意，说车上装什么货，就给什么东西作回报，孩子们的高兴劲头一下子又被调动起来。

推桥

□柯胜英

一天，七八个孩子推了一辆堆满麻包的板车上桥，一到桥顶，孩子们倦了眼，麻袋里装的全是草籽，拖车人说，你们随便抓吧，钱是没有的。

有孩子问，是什么草的种子？拖车人说是红花草籽。孩子们不懂，直摇头，我却见过它开的花。有一年，父亲带我去看望在乡下的姐姐，走在田埂上，望见稻田里一片紫红，小红花配着小绿叶，漂亮极了。姐姐说，它叫红花草籽，肥田用的。我就记住了这花名。

我给小伙伴们一讲这事，他们就拼命往口袋里抓，回去后，小伙伴们就沿街乱撒，还找些墙角水沟、屋檐石隙，撒尽为止。那时我们居住的地方，低洼潮湿，街道全是湿土，适宜草籽生长。

没几天，老居民区变得像花园，红红绿绿的小花小叶满街都是。

夏物皆美 竹杖芒鞋

□佚名

春日，因疫情宅居，抚弄了小小的菜畦。原本不当真的，只用来消磨时光。没想到，那菜及至夏时，渐渐长成了气候，果实累累，时有收获。看着两块钱一株的苗，一步一步变成了两块钱一斤的黄瓜、十块三斤的线椒，还有可以扎捆卖的香葱大葱，心中不胜欢喜，竟忘记曾搭进去的一桶一桶的水和大把大把的时间。邻居说若算成本，不及买菜，那得看怎么算。从这一菜一花中得到的可不只是简单的盘中之物，还有它们不断递增的平淡与惊喜、虚掷与充盈。世间诸物，凡活着皆有鲜美灵魂与你共赏，我深以为是。

其实，若论生活中的调适与附和，远不止这些。菜蔬更像是突然令我惦念不弃的鲜活之物，天天勾你心魂，引你与它们一起同沾雨露，共进时日。有它们，日子至少有了一份踏实可触的见证，很多时间，我宁愿一个人静静地看着它们，从一缕细若游丝之物长起，渐至茁壮成株。人与物亦可交心相处，它们离不开你时，你也离不开它们。首先是一开始羞羞答答的黄瓜，猛然觉醒了，开悟了，熟络了，猛烈地伸展枝茎，舒展叶子。叶子长得好大，像我小时候观察的路边泡桐的叶子，与先前有气无力的将死之株判若两物。接着，葱、韭也把猫着的腰悄然伸展开来，打着骡马一样的响鼻，喷出香辛的味道。再接着，菜蔬间的藜、地肤、马齿渐次苏醒，还有很多不知名的草时常常伸出一腿，把根牢牢咬在地下，不肯松口，拔了再长，此起彼伏，夏日里，它们都是来登台唱戏的角儿。

黄瓜，挑别水，水要好水，人要勤快，须早

晚净水伺候，它便奋力生长，黄花开遍，果实稠密。辣椒，好像什么也不挑，从“娶”回来的那天起，就两个对叶、两个对叶规规矩矩地梳妆打扮，直到开着轻淡的白花，接出花红酒绿的各种长短果实，你才记起它的好。但，也别太轻看了它，一开始时，成苗期，它还有点水土不服，有点野性未泯。它气性大，会寻死，会被风、水、大太阳虐死。昨天还好好地吃喝，转天就速衰而亡，你要在开始时好好待它，要多温柔就多温柔，等它柔弱的根茎一旦扎牢，打算跟你好好过一辈子，就放一百个心吧，一直到寒冬临近，还能照样开花结果。

夏，大也。为时序，亦可称大，天地通融，万物繁茂，乃大。我这人敬物惜命，只要是活物，哪怕一枝花一棵苗，都不忍让它孤独无依，潦草此生。它好，我便待它更好，遂得了鼓励似的，一个劲儿给它们浇水、施肥、锄草……现在，瓜菜正式进入旺盛的生长阶段，每天都有可采的大瓜，脆而鲜。昨日一早，又割了菜畦间野生的地肤和藜，煮食，马齿则清炒，味道甚美。司马公曰“藜藿之羹”，本草中有地葵之美，民间则多以贱名传诵，藜即灰条，地肤即扫帚苗，皆为夏时野蔬之选。

前日，月圆，群友皆晒月咏月，那夏时之月宛若唐宋明月，亮得天地一新，亮得令人可以看到埋在地下的黄金与灵魂。抬头，皓月当空，花容月色，恍如幼时夏夜的恬淡一时涌来；低头，蝼蚁缕缕，虫鸣呦呦，皆携四时之力共聚于此，万般美态，不可方物。夏日万物皆美，非虚言也。

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：孙泽锋
一版编辑：赫巍利
一版美编：冯漫

零售
专供报



6 935970 566666